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二

左編

儲類

東漢劉彊賢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違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增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于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

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

唐李憲

李憲睿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

時有鵠鴿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

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以
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
帝。

元甘麻刺

甘麻刺世祖嫡子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
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左右
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
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爲
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
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

于柳林之地率衆至潯州北還覲世祖于上京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置傅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訃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毋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于是成宗卽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

宋劉劭

逆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祚正如生紂至是又有劭焉

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于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

本業使宮內皆猛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爲劫坐
沒入笑宮劭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白公主云
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自上託云善蠶求召入主及
劭並信惑之劭弟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
失慮上知使道育所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
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
蠱以玉人爲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
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
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頂巫蠱事劭以興補隊主東陽
主薨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

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啟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詰讓劭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間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

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旣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自上。上驚惋。即遣人收鸚鵡。

封藉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宮內道育疾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張旰家江夏王義恭自旰胎還朝上以巫蠱告之

二年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旰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

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初，帝頗以後事爲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
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
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錄自壽陽入朝既至
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
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
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潘
潘馳報劭劭因是異謀益急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
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
建之謀之王僧綽密以啟聞

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行從如

常入朝之儀呼表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他門
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止劭命
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
城劭與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起之
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
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猶未滅直
衛兵尚寢帝見起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遂弑之湛
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閉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
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徽
徽震懼不敢出旣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

即于前斬之遣人于崇禮園殺吏部尚書江湛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帝左細鎧杖上卜天與攻劭于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殺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于冶渚過淮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

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
以輦迎蔣侯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
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
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
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
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殿
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叅軍顧彬之及
誕前軍並至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
柘岡方山埭以絕東軍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擗窟

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詣闕，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卽于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直趨宣陽門，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之，卽得俱入。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于西門門出，俱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義恭，勸與俱歸于道斬首。

劭入井，高禽于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

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紹終致大逆焉

疾太子

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官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
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
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
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
活卽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
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
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
不得不先去之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

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
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
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術明于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
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各
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評罔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爲太子弟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吳主不聽太子和與魯王同官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官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時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遂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道，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加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

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全琮少
女小虎適票騎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
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生怨已心
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于長沙桓
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
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
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
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等共譖毀太
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
固曾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又

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諫
使曾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
消息語陸遜曾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
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初曾稽潘夫人
有寵于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
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
之吳主以曾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住燕
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
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

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
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
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
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
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
全

晉司馬適

司馬適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
恒在左右常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
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由
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
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
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立爲太子元
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通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
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其周旋
能相長益者于是使太保衛瓘子庭太子少師裴楷
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諱尚書令華廙子恒與太子
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
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閤

宦媚諛于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
恒自拘束

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
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
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
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
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
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而
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
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

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彬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頴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酉不決，后慙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

楊勇

文帝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廢勇乃移勇于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竝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太子遇不得聞勇爲升樹叫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

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于仁壽宮，太子入侍，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洩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螯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煬卒，諸弟分徙，外皆救殺之。

李承乾

太子承乾被廢，恭月廩過。太子褚遂良諫，聖人尊嫡。

謂儲君故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
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
得過嫡子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
亂國今魏王廩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
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
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
驕淮陽王幾至于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
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
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也帝又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

言王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也，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違。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

南齊蕭願

危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爲道成冠軍刑獄參軍。道成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子順罷廣興，還立。

別宅遣人于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善之，道成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道成旣篡位，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願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願拜陵還，景貞白服乘畫舫，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巖素有寵。

以願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願爲太子。至是有
改易之意。願東還，令宣敕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
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白太子，皆言伯玉以
聞，願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
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
因大聲宣敕往東宮，命裴東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
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
索衣以衣高帝，仍索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
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
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疑

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
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軒蓋填門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嘗云臣等所見二
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
云千救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太子深怨伯玉高帝臨
崩指伯玉以屬太子太子卽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
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
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
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

自謀豈非天哉

諫易太子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

請不多而
懷接談易

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

上見丹涕泣
言又切至意

大感動太子由是遂爲嗣○史丹

請册立太子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

使奉而行之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于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于爲學者置于內學陛下每于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

李絳

論建儲

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忠
陛下敗德之源。在于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
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
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于宮中。
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閣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
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搗擊之。
殆至于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

廣玄素上書諫

韓琦

諫節愍太子書

經侯帶玉具。紉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

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

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奏講勸姚班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

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三

經濟編

儲類

太子

朱儒以八
歲至十二
歲公舞子
入侍即此
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下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遂條不可使倨。威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瞶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

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入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蓬條蒙瓊。侏儒扶盧。滕駘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焦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土。久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許悼公疾瘵。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粥。噍不容粒。痛已之不

嘗樂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與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典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

齋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赦。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狼對曰：宵之狼在而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髮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

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存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間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禴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禴祥而忘

事道言羽
罪太子非
亦望也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爲見疑于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于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肖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
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
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鄜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
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軍
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
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高帝勅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
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
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

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賈誼胎教雜事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

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于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詭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倂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

可不練也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向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于子者三其命妃曰不敵者再于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祖祝太祖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

傳職篇 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止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閒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于左右近臣差愛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曾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

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
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其順隱琴肆
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
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責大人
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倘聞小
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
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
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
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滯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淋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酒皿而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

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于戚弋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謔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三世而亡人世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
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
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
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季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人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將收膳，即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晨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
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
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齋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
樂失度則史書之上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
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
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
善而相義者謂之克克者克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

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聖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閻之隸臣耳陛下
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奸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
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
以爲無邪心。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明帝下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負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
信敘昭穆于前殿並四位于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
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
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人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闕，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因拜榮爲博士。引闕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

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見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緇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資，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况以不才敢承
謫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
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
願君慎疾加飡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

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
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
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
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
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

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順帝立太子炳。擢侍御史种嵩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晉愍懷太子之廢也。關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
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跪。以爲驚愕。自
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
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
沉淪富貴。受僥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
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
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
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
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
亦微大盛。所以致欺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

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
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
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
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
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日子弄父兵
罪應倍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
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
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

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
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
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
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
薄賓客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月又魏文
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
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兢兢慎罰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
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

北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
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
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
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
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
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
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
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
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
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于春

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倕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于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官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官令也于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

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大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不敢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斲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

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
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
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
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像迎于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
每門讓于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
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度，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閭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秦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遺遣秦歸第。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游處談論

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

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禹而
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
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
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
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
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
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
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別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都定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衆讓衆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議請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請不可由是大作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

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德昭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

切齒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于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明皇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

此時甚危
志不得臣
輩敢語了
事

諸子太子與瑤琬會于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
惠妃泣訴于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
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
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
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
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
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
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
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
動色故訖罷相太子得無動

建寧王俠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
日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日上欲
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木然廣平兄也若建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英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

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侁爲元帥。諸將皆屬倭。聞之。謝泌曰。此固倭之心也。

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于此。陛下惟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人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廷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
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
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
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觀
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
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詔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勳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關于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見羣臣于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

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日是宜。

八
卷之三
三
王
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鄭絳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待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

大亂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

順帝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絳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唐元稹論教本書 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脊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

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贖不任事者爲之卽休
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替議之徒疎冗散
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
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
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贖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
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
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
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
道德而保養其躬哉

李德裕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于內殿
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
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于此夫明主可以理
奪其要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
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
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
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
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
過得于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
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
性言之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
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
史稱噐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枯已捨愛
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
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
賢士厚饗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于畏
憚通于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
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

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于危疑之際以問
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
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
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
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
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
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于
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
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
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

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

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直萬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納焉

仁宗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旣相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

行真宗故事。板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本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衛。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羣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

一日中書
再曰中書
法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
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
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
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瑱琦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仁宗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望陛下于伯字行
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裨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遐處藩服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
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
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

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壽王崩光宗稱疾不出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此事非與
空處真一
大一去
是爲圖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司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遯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后上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耳

宋李相去
沈能係國
重輕至此

夕亦去矣。言與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付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所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

汝愚率百官詣祥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
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縱有念欲退間之旨
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
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間皇子嘉王攬可
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
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
君處分然恐兩口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
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
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
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
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詰几
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
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
禫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
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奪嫡附

晉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止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曾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曾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晉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

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孟足乃言于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沒，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干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共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
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
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
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
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乘常矣今子
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
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
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于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彊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彊場

無主則啟我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驪。姬旣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舉。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爲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獻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

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自用而不他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衆有衆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薦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天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天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能及吳大伯乎天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

能
強其所不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
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君紂有良子而先喪
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
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
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
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
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
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
以臨諸侯未沒而止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
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夫政

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盟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今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大子遂行狐突禦戎先友爲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羸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憲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狄突諫曰不可矣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歎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耳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心蛇
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
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聞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

之善其志益廣，狝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巾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還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

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諉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旣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日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大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歿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怠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皇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恐之，况國人
乎？恐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

既殺太子申生，又讎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八編類纂